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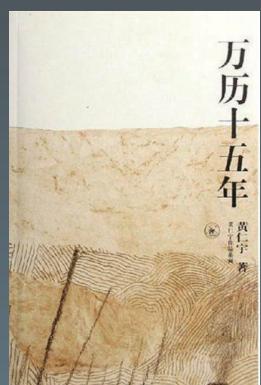
《乔布斯传》

# 1996年—2015年： 二十年「热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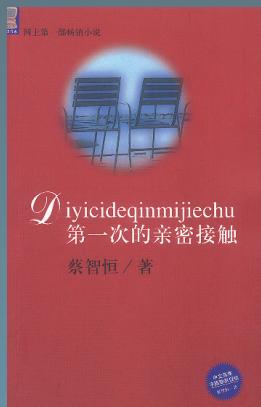
文本版特约撰稿 王一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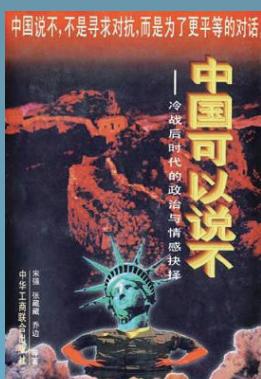
《谁动了我的奶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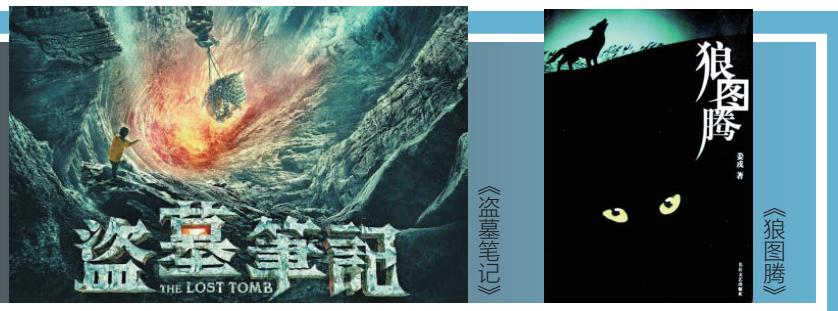
《万历十五年》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中国可以说不》



每到年末,各种媒体的文化版和读书版最爱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认真点评这一年的好书,为这一年的情感收成做一次汇报。有些书可能仅此一年流行,有些书或许广为传颂。回首过去的二十年,总有一些广受人们追捧的“天书”和“神书”,哪怕专业性极强,超越了我们的常识水平,而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追捧它们。

1996年,一本叫做《数字化生存》的引进版图书,避开诸多基础操作、基础语言等电脑入门书籍技术性写作的套路,别开生面地站在哲学和思想的高度,全景式地扫描、阐释和预想电脑可能给人类未来生活带来的变革。说这是一场变革并不为过,将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上升为“生存”的高度,足见这一由技术工具开始的变化影响范围之广、力量之强、气势之大、断裂之深,绵延之远。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出版社赚得钵满盆满自不必说,开言不谈数字化似乎都成为了过时的言论、思想、研究。虽然没有做过专项统计,但是《数字化生存》应该是当时被援引最多的参考文献吧,有没有之一,不敢确定。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预言了如今天一般高度依赖互联网生活的时代的到来,还在于它把大众对生存和生活的思考,引向了一个更为宽远飘渺的空间。大众关注和思考的热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诉诸心灵的文学门类,人们更愿将目光投射到新鲜的与世界同轨同步的方向。

不妨在此整理一下二十年来曾经被热捧、热追、热议过的那些“神书”“天书”。

## 1996~2000： 万端发于此

- 《中国可以说不》
- 《万历十五年》
- 《学习的革命》
- 《第一次亲密接触》
- 《三重门》

上世纪的最后五年,对中国来说,是异常曼妙的五年,许多今天的观念、民情都可以在其间寻找到

来由。那是一个“朝发轫于苍梧”的时代,深入社会变革的车轮正要坚定地继续向前。

1996年,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不计盗版畅销三百万册,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据说这本书在日本就卖了十万册。这本书创造了一种表达,叫做“说不”,一时之间,各种各样的“说不”尾随其后,蜂拥而起。这本书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成为舆论话题的焦点,成为争论国家未来发展的由头。几个文学青年,怀揣着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憧憬和呼唤,“鼓捣”出了这样一本奇书,书中的某些判断,诸如中国未来的崛起、西方世界即将的经济低迷等,正在被二十年后的今天验证。这本书的出彩之处,也正在于引发争论的这股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不谈这本书内容究竟如何激进,如何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只说它机缘巧合地成为了当今历史条件下我们谋求民族振兴的先声,遥遥地呼应了即将来临的时代。

1996年的另一本话题书,大概要算郁秀的小说《花季·雨季》了。这本十六七岁少年的练习之作,用文学的标准衡量,也仅仅是练习之作。但难能可贵的是,它以当事人的视角和世界观出发,将十六七岁学生的学习、生活、情感做出了正面的诉说和表达。而且,这种诉说和表达,不同于当时常见的同类题材作品,它率真诚实、清新独特,直接抵达同龄人的内心。《花季·雨季》带动了校园文学的创作和销售的繁荣,进而开启了几年之后青春文学的火爆。更为主要的是,这本书宣布了一个年龄群体以完全不同于前贤的身段开始参与社会和展示才华。

1997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一种关照历史和观察社会的新方法被广泛引入学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和写作方式,它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远远溢出学术研究领域。

1998年,《学习的革命》中文简体版问世,将“怎样学”上升到学习致胜神器的高度,探讨学习时间投入和

取得成绩之间的“收益”问题。这对当时的中国老师和家长来说,无疑是新鲜和具有诱惑力的。

1999年的热点是《金融炼金术》和两本文学书。亚洲金融危机势不可挡的摧毁的力量,让刚刚参与金融投资和资本分配不久的国人印象深刻,正是这个契机使金融经济类读物有了成为超级畅销书的可能。这是送给新世纪的礼物。未来的中国正走在财富膨胀、投资渠道增加、人民币影响力增加的道路上。

《上海宝贝》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风头应该说压过了这一年的其他出版物。《上海宝贝》的意义不在于卫慧在小说中暴露了一个怎样的裸露自己,更在于作者向世人揭开了和身体一样开放的生活方式,并且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都市”。在当时看来出格的描写,使小说遭到了否定,出版该书的出版社停业整顿九个月。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网络文学第一次实体化。这个说不上小说的小说,用互联网论坛的形式书写了一个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除了“红斑狼疮”这个医学术语,网络文学这个新鲜的事物同样因此广为大众所知。网络文学究竟是文学生产的新工具,还是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也曾经争论一时。然而今天,网络写作,已经是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生产机制了。

2000年,《哈佛女孩刘亦婷》引燃了全民的教育热情。不同于《学习的革命》浓厚的方法论色彩,《哈佛女孩刘亦婷》讲述了一个成功的个案,并且将教育的视线引向了大洋彼岸。

韩寒的小说《三重门》也于这一年出版。这个由“新概念作文”出道的上海少年,一度被寄予了未来中国文学的厚望,然而他却毅然放弃高考,决心走一条自由自在的自我发展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三重门》的出版,不仅仅是悄然到来的80后作家们登上文坛的青春文学热潮中的一派,它更以一个叛逆的文化姿态与顽固而强

大的教育传统划出一道深深的界线。

回看这个五年,最大的特点便是,似乎每一本书都不能被省略,都值得大书特书,然而每一本书在今天看来,又都多少显得平淡和稚嫩。这或许是时间汰洗和去色的作用。但是无论是互联网、社会时政、金融、教育、历史,还是较为传统的文学领域,每一个题材又都在今后轮番为大众文化提供焦点和话题。这是一个开端,更是一条线索。

## 2001~2005： 遍地开花



和那些备受追捧的管理类的天书相比,《谁动了我的奶酪》未免有些单薄和简单。但是,有时简单的作品往往可以装下开放、深刻、存在广泛阐释可能的理论。说它是一本励志类的图书,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寓言故事。老鼠和小矮人在迷宫中找奶酪,有人找到并享有奶酪后继续新的找寻,而有的一直对原来的奶酪耿耿于怀,拒绝新的探索。

以小喻大的《谁动了我的奶酪》非常具备《读者》文风和心灵鸡汤的气质,披挂着已然洞悉世间真理、通向成功必然的诱人色彩。这一时期纷纷涌现的各种版本的《心灵鸡汤》更是呼应和弥补了大众在成长和生活当中某些情感和心灵上的需求。诚然,不能否认,这些浅显的正向激励的世俗禅性质的图书,对于一些人具有安神静心的药效,但是它们更像是和缓的麻药和甜美的毒,久而久之使人丧失思考的能力。

《向左走,向右走》开发了新的图书畅销门类——绘本。几米的作品补了小人书和日本动漫之后图画绘本的空缺。虽然也讲述故事,讲有缘人总会相遇,终将相爱的故事,但是《向左走,向右走》更偏重抒情,仿佛一篇记录了小小心情的日志。而且,这份从台湾漂泊过来的小小心情,刚好切合大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年轻人的生存感。加之,几米绚烂而有些惆怅、孤独的画风,一下子拉开了和大眼睛尖鼻子的市场上流行的日本动漫美学的距离,迅速俘获一票自诩文化格调较高的青年人的心,成为一时间比较流行的视觉符号。

下转 B04 版▶